

孫桐崗等著述

空  
中  
英  
雄

自強出版社刊行



孫桐崗等著述

空  
中  
英  
雄

自強出版社刊行

空中英雄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初版印數：三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著述者 孫桐崗等

編輯者 乘風

發行所 自強出版社

漢口統一街民權路口自權坊二號

實價每冊二角

外埠酌加郵寄費

## 飛將軍（代序）

今天你出現在高空上，

振盪你的翅膀，

在灼熱的太陽光反射之下，

顯出了青天白日的輝煌！

你的威力，

會給與了敵人一個無比的打擊，

並且，給弱小民族一個忠實的報告：

「要生存，唯有反抗！」

你用你底堅強而鬥爭，

奪獲了敵人無數的戰利品，

瞄準筒，

千女縫，

指揮刀，

機關槍。

還有那滿面猙獰的侵略者，

一個個的被俘，

一個個的投降！

假如遇見了敵機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

「來一架，打一架；來一架，打一架；追一架。」

這聲音是那樣的沉着、有力，

到現在還好像繞在我耳旁。

在滿佈着戰雲的天上，

你望見了一塊塊被姦淫着祖國的土地，

你望見了敵人，無恥，殘暴，

你又望見了奸賊們的張牙舞爪，

可是，你更望見了，

那在血肉的鬭爭里，  
戰士們流着最後一滴血，作英勇的抵抗。

總有那麼一天，我們相信

祖國 旗幟，重飄在失去的土地上，

這時候——

你一定吻着遍地的大豆高粱，

還有那層層的森林煤礦。



# 空中英雄

## 目次

### 代序

縱橫東綫上的×大隊	大風(一)
去轟炸來	客朝(八)
轟炸出雲艦	次宵(十六)
在寬橋	陳竹平(三五)
月夜轟炸楊樹浦	萬家鵬(四一)
月下轟敵陣	石幹貞(四六)

飛將軍孫相傳記	佚 名(五三)
空軍英雄傳 聲血戰記	士 毅(五九)
我們怎樣建立中國空軍(附錄一)	J, H, J. o'ell(六五)
日本空軍停片之言(附錄二)	梅 生(八一)

## 縱橫東線上空的X大隊

大風

——七天内擊落敵機六十架——

戰爭，侵略戰爭。

從七月到八月初，整個日本帝國的內部機構在瘋狂的準備着，蠢動着，北海道旭川一帶，壯丁，完全抽空了；東京大阪神戶長崎橫濱左世保各重要核心的一切軍事工業，全在騷動，平時慎密儲藏軍火庫，汽油庫和被服庫的大鐵門完全打開，傾吐出無眼戰鬥資材來。一天到晚，在東京灣，金澤灣久留米灣，善通灣，縱橫的航上，幾十列幾十列的兵車川流不息地馳過，裏面塞滿了面無血色的，醬黃制服的青年徵兵；背井離鄉，到軍部所宣傳的「恐怖」的中

國去送死。

北海道大操，御前會議，近衛內閣在三井大王操縱之下，發出了「滅亡支那」的勅令，杉山，寺內的大計劃付諸實施，荒木，真崎的血劍拔出來了，從七月到八月初，喘息的日本動員了一百萬人。

就在這全國緊張的時刻，日本海軍航空隊，奉到密令了，平時躲藏在千葉木更津木鹿屋附近這最新銳秘密的兩個航空隊——總共約一百架全金屬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綜合約十五萬匹馬力的大機械化攻擊兵團。在炎夏的七月×日×時，接到命令，悄悄地出動了。木更津先到達了台灣北部，木鹿屋在日本海岸×地待命。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打擊中國心臟部的鐵的前衛，一百架全金屬的日本航空工業之寶的祕密怪物，在杜黑主義者的少壯參謀計劃之下，要使中國一切

軍事機構，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全部陷於癱瘓麻痺，不能抵抗。

二

八一三，在世界的東方着火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時在河南省一個古城榜邊，一片廣場上，二三十個活潑潑的青年正聚集在陽光底下，一個擔心遠着前方 母校 安全，一面又爭鬧着爭報，整數于我陸軍同志在上海奮鬥的英勇。大家都奇怪着爲什麼上峯還沒有命令下來叫出動，好幾多年宿願一尋。

果然，姜參謀接到命令，×大隊全體在八月十四日下午開始出動！

二十五架新造的驅逐機做空而過，××隊在前，××隊在中央，××隊在後，各層間隔距離××米。這大批無腳的怪物呼呼地向東飛去，祖國浩蕩的長江，首都紫金山山頭，都在高速猛烈的歷程中消失掠過，下午四時頃，全×大隊在高大長以導之下，梯次順序到達美麗的杭州廣德上空。

這是祖國大空中戰略機動。初步，在此雄偉，鐵翼掩護之下，平時集中在地面上的大量教育器材，開始移動了，向後方安全地帶，作有規律的戰略撤退。

八月十四日下午，當木更津航空隊冒台灣海峽之風暴，跨越福建省的高峯而將到寬橋廣德上空時，木更津的隊長尙以爲見到的必將是堆積成山的軍用品，滿滿的倉庫，場上散佈了鮮明的飛機。和密集如蟻的驚慌的人羣。好讓三菱三井的機鎗炸彈大肆蹂躪。不料越飛越近，眼看着錢江如帶，半山在望了，却

忽然馬達如雷鳴，機鎗如鼎沸，風聲起處，天旋地轉。

×大隊和木更津遭遇，在空中劃了一道長城。

就在這一天，日本少壯空軍參謀的杜黑主義的奇襲，碰到×大隊的迎頭痛擊而粉碎。

×大隊血戰一日，木更津損機六架；大敗而回。第二日，長谷川再以航空母艦二艘搭載大批八九式艦上攻擊機來戰，八月十五日，空中會戰開始，八九式艦上攻擊機的雁陣又完全崩裂，油煎火化，粉身碎骨，隨着撕裂血污的「日章旗」，凌落于半山錢塘的沼地。

八月十六日×大隊旋轉航路，發揚十萬馬力的威風，向上海前進。日軍的高射砲，高射機關鎗，步槍手槍，一齊亂放，滿天星斗，一萬尺，五千尺，三千尺，不慌不忙，仔細照準，五百公斤，三百公斤，土崩瓦解，水柱山立，全

## 城震滅。

這是中華民國萬千大眾，血汗捐來口鐵拳，兜胸打在三菱海軍工業的心臟上。

任務完畢，當天下午趕回首都加油。喘息未定，又見遠空雁行成列，木更津木鹿屋侵略者的大轟蔽空而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呼呼然急上昇，如流星一般，射進敵軍陣中，格格格格格達，一架，兩架，五架，冒煙着火，翻騰旋轉，觸于大地，一日草薺粉碎！

本月津木鹿屋侵略三日，損機三十餘，大敗而回。

鳳城，敵機兩架空母艦，動數次，損機二十餘，亦大敗而回。

六月二十日，龍國，江南之空滿遭了。×大隊奮戰十日，僅以死一傷一的代價，擊落敵機六十架，傷擊損機一百五十餘人。



東方破曉了！這是被壓迫者最大的吼聲！

## 去轟炸來

客朝

——戰鬥員自述——

### 一、突出異蹟雲海

夜裏四點半，接奉了命令。

當我們起床的時候，房子的玻璃窗上，正蒙了一層堅白的霜花。這啓示了我們，外邊、天冷了。

我們誰也不因這而畏縮，大家全欣喜地在昏沉的深夜裏馬馬虎虎的洗了臉，早點也不及吃一些，就各自把預置的服裝與鞋帽，穿戴起來，然後，背了手槍，裝妥地圖，一齊跑上汽車，嗚嗚駛向飛行場去了。

這夜裏怪沉悶的，雲低天黯，馬路上顯得相當潮濕，遠近的山丘樹木，全

籠在朦朧的狀態中，夜裏的景象，畢竟是昏糊底。

汽車，在機場的辦公室前停了輪，於是我們跳下來，走進去。

這時，我們爲着祖國而終日苦幹的機士們，已爲我們準備了出發的幾架  
機子，我們對了那卞卞發動機。機士們去，聽着那憤怒的聲音，像要燬滅  
了矮鬼的呼嘯。啊，這是如何肅穆悲壯啊！

一顆顆炸彈，掛上了機身。

領隊者指示了我們動作的方向。

我們各自檢查了各種儀表，檢查完畢，大家便作起飛的移動了。

機輪在地下滑行的速度，逐漸增加了，於是，我把機頭一扳，機身便騰空  
而起。

高度表上指示着，快是兩千公尺了，空氣中的氣流，上下對流得非常利害

，機身一上一下，覺得十二分的不穩，可是這並不足以震恐我們。相反的令我們起了衝出黑黯的雲層的野心，在這心情下，我首先扳動了機頭。片刻之後，機身又昇入四千尺的高空了。

這時，雖然仍是兩三分鐘前的我與飛機，但是。周圍的天地，却完全相反了。一輪紅日，在藍蔚的長空懸掛着，下面的雲層如海，風吹過去，直如海濤的狂嘯，一卷捲，一團團，前堆後擠，擠逐而去，啊，這一幅景象，是如何奇麗的場面啊！到此我始感悟了所謂神話中的「行雲駕霧」的風味。

這種風味，要給一個永生在地上行腳的人們，我想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吧！

## 二、占領敵軍陣地的上空

我們一隊——××架。正陶醉在鮮媚的朝陽裏時，可是我們的領機立刻變了方向，另作了一個姿勢，這是說明我們已飛到敵軍陣地的上空了。到這

時，大家都增加了小少注意力，想從雲隙中窺見敵軍將死在傾刻間以前的動像，可是，我去學了，下面雲霧老是那麼重重疊疊的壓沉着，無法準向敵人投擲幾顆炸彈，炸他個一乾二淨的呼喚。爲了這，我們便不得不慢慢把機身下降，一直降落到幾百到一千公尺的雲層中去，這時雲中氣流極不均衡，因此飛起來也極不穩當，機身，總是有陣忽然自動上升數十尺，忽而又自動降落數十尺，我個個心裏，總把保險配好，不然我想這定會把我們中的一部也要被這氣流丟到此處或那處吧。

三、他們的高射炮做了我們的主目標。

敵機不遠不近一陣地高射炮聲，始終不見敵機迎戰，我想，這大概是怕死，對敵機在空中，我盡這麼想着，好像飲，就正在我駕駛的這隻××機的尾後邊開了一聲巨響，高射炮聲，可惜他們的的高射炮技能太差，所以我無損傷的

另飛向了別方，在這一剎，我看到我們的領機左翼也遭了敵人砲彈的威脅，我看到無數 砲彈，在我們其他的各機間爆炸着，雖然我們到此，已經聽到矮鬼前前後後，左左右的射擊，但是，我們中誰也未損及毫毛，反而他們那無正確性 如火花的高射砲彈，做了我們顯明投擲轟炸的目標。因為如其不然，在雷雲如漆 時候，怎樣叫我們下手呢！所以一方面在我痛恨之餘，不免發生了難以名狀 快慰，雖然這快慰是從緊張的情感中擠出來的。

#### 四、轟炸敵軍司令部時

當我們的飛機到了他們的陣地如此之久，他們才拉起警報，我們坐在差不多已在八千尺的高空下視，只見灰白日光中，在顯明的道路上奔着如蟻的人羣，此人羣中間似乎加看特別多的軍隊，軍隊之外自然是我們的同胞，被迫為他們奴役着。我這時在同地平面成着四十五度的空間想着，實在有點難過，因

爲我我只要把手中的投下器一動，必定要犧牲我們不少無辜的同胞，可是反過來想，我是不應爲這羣同胞的安全，而就放棄任命、放過矮寇呢！

最後決定，便是，不能預計，轟炸！轟炸！

我——炸彈並不因爲他們的「高射砲齊發而使我們亂投，我們仍然鎮靜着不可掩飾的震動着的心，去完成我們共同的使命，轟沉他們的兵艦。

炸掉他們的火藥庫！

炸掉他們的司令部！

在我——準了矗立在×××的××紗廠後，我打橫了心，就是這一下：於是我就毫不猶豫的扳動投下器，從九千尺的高空，很迅速的到了八千尺——五千尺——一千尺——五百尺，直降到清清楚楚的看準了使命中的目標止，我的手一扳，然後彈落機起，轟然而響，我這時耳中不知是我炸彈的爆發聲呢，還

是我的機子被燬，但我只直覺的扳着我的上升器直衝，就在這個時光，忽然迎頭來了一架不同於我們的驅逐機並且隨着就是一排機槍，槍彈似乎比雨點還繁，均逼我而來，我到此真有點爲難了，幸而我極敏感的把飛機掉轉了方向，結果便敵人搗了一個空。說時遲，當時快，我既得脫去，便變守爲攻，我看那笨的傢伙驅逐機在失望之後，還想壓來，於是我再不等挨十八兩稱錘了，立刻先對它發了槍。這排槍雖然未經命中，它却看勢不對，一溜煙的飛去了。

#### 五、完成了半月來未竟的目的

爲了我自己的喘息，並未跟蹤過去，只在後稍放下一排槍彈而已。以後，我更趁此機會去尋其他的同伴，一架在東，一架在西，各自在對準我們的目標投擲着，戰鬥着，我看了他們全都非常迅速的動作，我於是又重新扳了降下器，接着轟炸聲，我又重新升起，只聽得下面比過年爆竹還緊還密的發出大大



小小的巨響，而且烟火也冒起來了。

至此，我想該是目的完成了吧！我正這麼遲疑地推度着的當兒，突見我們的領機作了一個指示，知道我們半月以來的任務，今天是完成了！

## 轟炸出雲艦

次 宵

### 一 花邊白影中的閒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受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我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 二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去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這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情狀」，意味是兩樣。每當我飛機身穿過雲層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地，被我「勇氣」在「後面」這候，我便感到一種神祕而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此由於我這種「熱情和幻想」成功，不妨說，正是這層關係，而決定了我「飛行」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這，應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的航空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講講「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花樣——各

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ltaill Spin loom, Sideslip, 以及 Nose dive 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揣摩我常用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中那種一發而中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落；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為補救教育不足為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伯氣貫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 三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

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淌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為阿米巴隊。但並非全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祇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來未實際地一機對機一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而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而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一以老為先一的厚意。自然我們對

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從惠，似乎無暇顧及了。

#### 四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着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只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稍鬆手裏的咬盤，那在希望中，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慮的，為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過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

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飛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軍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懂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一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煙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地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的目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攆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自己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的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自由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體減輕

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輕減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感應，於是在萬重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嬉戲，當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回動作，給它一個迴手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電流繞我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正下着大雨，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 五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動機的轟炸機，早有兩個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動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S-Z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官命令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果。自第一次炸響了以後，即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動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震地動天。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擊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

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板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鬥力解決的敵方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來，

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的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 六 這民族解放的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倒滾的

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注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是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沿着臂膀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痛不算什麼了：我囑咐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地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血像突泉似地在噴流，再發機身的震動，血已經匯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見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戰士的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願自己談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處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溼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異半途中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箇樹襖。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發，祇見黑煙環繞着機的邊旁，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樁。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慰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敗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精力，找我們的歸

宿地；閃灼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踏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傷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清洗，且紮好了繃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瀉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綑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叢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三顆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剎那，這幅強頭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

。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 八 一般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撞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跌跌下去。誰知這，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

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一個伙伴。

## 九 一場好詭祕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彎轉，預備占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占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它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追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



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了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鬥力不强，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意志，和非常

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 十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Bead Sight 卽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剎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襲擊。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溼，血腥味被寒流中散開來，我欲暫脫這危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樣腦筋像被透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昇，其實那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

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為是一具屍體。

#### 十一 感謝常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那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記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減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

——次霄——

## 在 寬 橋

陳竹平

在六年前我就沒有了家，和沒有了的一切。我常夢想飛回故鄉的黑山白水，還有那一望無邊的莽原與遮蔽了天的白樺林。我的小妹常這樣對我說：「哥哥！你學會了駕飛機一定要去打日本人，打完了帶我們一同飛回家，你再帶我們到大豆田裏去捉蠅蠅！」是的！我們不能忘記那養育過我們童年的老母親。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我踏進了美麗的杭州，我的體格是相當壯偉的，但是因為神經緊張的原故，我投考飛行失敗了，於是只能在航空界當一名小小機械士，南方的生活像夢一樣的常逗人縈思。

平時每天早晨四時半就起牀，忙着上廠工作，那時太陽還沒出來，直到我們走畢上工廠二里多路，和做完預備工作，東方才漸漸紅起來，慢慢地紅得無

節制了便又淡下去。發動機流着愉快，聲音，我們做完飛行前檢查工作起飛，黃色的黑色的飛了滿天，飛行線上捲起層層的灰沙，在下工時我們的臉上竟成了沙漠。七月的太陽像燒滾的油，沒頭沒臉向我們全身澆着，一到夏天我們全黑得如焦炭。柵廠永遠流不進半點涼風，雖然機場遼闊得如塞外的原野。

七月下旬我們一部份被派担任警戒，只要一知道敵人來襲，十鐘內便可起機驅逐，蘆溝橋的烽火很快的又燒到上海，我們不能再忍了！是八月十四日的清晨，我們運了第一個炸彈送到日本的軍艦上，在出發時我們裝着炸彈引信，撫摸着那些幾百公斤重的傢伙，像獲得什麼心愛的東西似的。下午因為別的任務，留在機場上的別的機子全飛走了，三點多鐘光景杭市忽然響起第一次警報，——那使人心頭的悲哀的急促聲音。

雨越下越來勁，雲幕很低，半山全給埋在雲裏，環繞西湖乳形的山峯底秀

影，再也看不到了。我們很快的起了機，忽然西北角上來了一大隊三十餘架，我們認得那是我們的。它們在機場上繞了一個圈子，也爬到雲裏去了，留在地面的我們，只在附近隨便隱蔽起來，沒一會雨略停，西南角漏出一小方藍天，就在那塊藍天的角上發現了一架大飛機，單翼銀色的二個方向舵，是客人來了！空中勇士在很遠的地方就忙着招待。牠的發動機聲音很低，我們知道這是個不速之客，留在機場上加完油待着起飛的六架，同時昇了空。客人已在我們的頭上了，牠很美麗的一個九十度轉灣，下了兩個炸彈，一前一後颼颼的隨着飛機的方向斜颼下來，我又跑了幾步，等炸彈快落地時才臥倒，却睡在水裏了，忽然一聲巨響，空氣像扯破一萬張布似的向四面撕開，一股子壓力四面緊收着，一縷濃煙直衝上天，土塊像燄火花在煙裏分散，躺在地上好像有人拖了一把，我的神智很清楚，雖然那兩個炸彈只離我五十公尺光景，我爬起來想跑到隱

蔽壕，在我頭上又下來一個客人，只有五百尺高度向機場俯衝下了兩個彈，又一聲巨響，沒有煙，這回却遠了，空中的和地面的機關鎗聲密了起來，整個的笕橋在鉛彈中咆哮，那邊廠屋着了火了，發動機流着鬼嚎的哭聲，平時聽着是愉快的跳動，現在狂吼如同一個暴躁的女人。

七時光景全部降落，有的飛往別處露宿，晚上照明燈一亮，整個機場便成爲一個無邊的綠水湖似的。十時接到監視哨報告說：敵機由台北起飛共十五架進襲杭州，只回三架，那便是所謂遠東著名的木更津航空隊，只一天就給消滅三分之一。

十五日早晨，我們早就預備了，六時半笕橋上空發現了十二架黃臉婆子似的顛頂底水面機，那是母艦上飛起的，全數擊落在錢塘附近，笕橋也有兩架在空中着火，熊熊火光烙着死灰色的長空；鬼子跳傘了，一張雪白的菌形的保險



傘，掛在空氣中，慢慢地下降，一落地就教壯丁逮住送給我們，那個俘虜壯健得如同一頭小牛，他哭傷着臉說：「……他有妻子，他的妻子異常賢慧而且十分愛他，他在很早以前就想歸附中國的。……」可是他的炸彈却完全丟在中國的土地上了，這無恥的哀鳴！

我們的勇士他們用敵人的鮮血在寬橋長空寫下一頁鮮紅的雄壯的長詩，我們是航校的子弟！「寬橋無弱兵！」看吧！我們這一家人已經分散在整個中華老母親的懷抱裏，讓我們低飛在東北大森林的頂上，長白山巔，鴨綠江畔去啄食盡那些蠹蝕我們生活泉源的害蛆吧！

十五日的下午，我們奉命到別的地方去，我也坐了飛機，權充機關鎗射手，俯視我們祖宗遺留下來五千餘年的山河，望着和平的村舍，碧綠的田疇，滾滾東流的大江，懷念着天之那方我的家，我的弟妹，弟妹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一定帶他們回到故鄉，帶他們一同去捉會叫的蠅蠅。

## 月夜轟炸楊樹浦

萬家鵬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剛由××地方飛返杭州，一位同隊的同學，便來告訴我：今晚工作已派定了有我，要我準備夜間出動上海去轟炸，同時更要到隊部去看看命令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發。這消息真興奮極了，我的精神馬上緊張起來。

這還是我第一次擔任出擊的工作。

「轟炸！」這該是多麼雄壯的名詞。

今晚輪到我飛到強寇的陣地上空去發揮空襲的威力，我該要如何地予屢次空襲我不設防城市，慘殺我無數同胞者以重大的打擊爲我無辜慘死同胞出一口冤氣！跑到隊部看了命令，知道與我同機的是葉子雲同志，葉君是先進的戰士

，出動轟炸已歷多次了，承他把關於出擊的許多問題，不厭其詳指承給我，同時對於工作上互相合作的事宜，也彼此作了一個協定。

我們被派定第五次出發。時間是正在午夜。因此我回來就倒在床上，休養體力，專心準備出發。但是翻來覆去，總不能成寐，懼怯還是興奮，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同時各種幻想，便如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腦中映放。不久，魯次莘同學突然要我將家庭住址給他。不錯，我今天出發能否回來還是一個問題呢。在我個人，早以身許國，生死久置度外，何況又是出動轟炸敵軍陣地，回不回來本無所念。並且預先已立好遺囑，一切的問題都無眷念，不過我留杭的家屬，却有託知友照料之必要。因此除了感激他開了給他外，並且面告他「倘若我今天不回來，就請你轉告我時內人，我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我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觀念，萬一被敵人打下，我必與飛機同歸於盡，決不會偷生苟全，

在敵寇中充當俘虜。否則就是給他們十顆炸彈的大禮。

想到這裏，萬念一清，便朦朧入睡。一覺醒來，已是深夜十一時，離出發時間只有兩小時了，連忙爬起來，穿上飛行衣，而我同機的葉君已在外面「萬！萬！萬！」喊起來，相互看了一下錶，是應到機場的時候了。相將而出。

今夜正是舊歷十六、七、八，月亮圓圓地高懸天空，地面薄薄蓋了一層低霧。望了一下天氣，真是喜之不盡，好一個夜間飛行的光明之夜。我與葉君步着月色走到機場，看看時間還有半點鐘餘裕，於是葉君與我就坐在石階上重覆再作了一次關於工作的協定，直到距離起飛前二十分鐘，才叫機械士開車，同時，我們也就緩步走到機旁，檢查攜帶炸彈，背上了安全傘爬進機內，葉君試了一下車，馬上開大油門，呼呼然踏上征途。

起機後，我們提高着機頭，漸漸昇到我們所需要的高度，對準着上海方向

航行，不數十分鐘，一塊如橢圓形燈光明亮的土地，便在我廣闊視界中發現，我知道我們的飛機已漸漸地接近目標的上空，靠近大上海了。便站立起來，留意着四方的一切，約摸在吳淞口的方向上空，發現了兩盞奇怪的燈火，比星球要紅，而比地面燈火見高，時沒時現，乍開乍閉，而且似乎在空中游動，斷定倭寇已有相當準備，越加謹慎前進。這時明滅的燈光，一定是寇敵的驅逐機無疑了，我拍拍葉君的肩膀，指指那可怪的燈光給他看，他會心地點點頭。於是我便撐握機關槍槍柄，準備廝殺時機的來臨，但它並沒來和我們麻煩。

已經飛臨浦東上空了！離我們轟炸目標——楊樹浦敵軍陣地僅一江之隔。這時敵寇似亦已知道我飛到了他的頭上，紅的綠的高射砲彈已串串射擊出來，同時更有三兩盞照空燈向空照射，找尋我們的蹤跡，那時我們已渡過黃浦江，便拉動炸彈機紐，將我們所載的××公斤禮物，迅速投送下去，剎那之間，敵

寇搜索我們的照空燈，驟然增多至三四十餘盞，光芒四射，眩耀如晝，紅綠色的  
高射砲彈，更密如聯珠無目標地亂射，我們急降而下，回頭一看，熊熊大火  
，正烈焰飛騰地在楊樹浦敵陣地大燒特燒了起來，我再拍拍葉君肩膀，遙指着  
火光給他看，彼此便狠的一笑！

歸途中在松江上空，又發現同樣的兩盞怪燈（截擊驅逐機），但我們高高  
興興卒於安全歸來。

## 月下犇敵陣

石幹貞

逐漸西傾的陽光，移動牠的車輛，向深山叢林中躲藏下去；猶反映着一縷慘淡的餘暉，裝飾那些經秋不彫的常綠樹，寒風抖動着葉子，閃閃地發出金黃的色澤。秋已深了，在黃昏時候，知道夏已去遠，一陣蕭瑟的意味，使你預感到冬天就要到來。我們這一羣都是昂藏七尺，有着一顆和敵人拼命的決心，對這快要沒落的夕陽，表示無限的悽惻與憐憫。

夕陽真不肯再留戀一刻了，夜，黑暗的夜，侵襲了光明所佔有的空間。我攜着一枝手鎗，在夜色籠罩的山谷中，來來往往地閒步，山風從谷中吹起，呼喚像鬼叫，又如同淒怨的女郎，在唏噓嘆息，爲國遠征的邊塞的將士們，不耐聽這些聲音，我便悄悄地回來了。



剎那間，大地飛來一片亮，我疑心敵人又在空中燃放照明彈，倉皇四顧，原來是一個大月亮從東方的山谷裏爬起來了，尙未被月光煊染的天空，羣星在閃爍；不過，郊外是沉寂的，僅有幾匹喂飽的戰馬，扣在樹桿上，偶然發出幾聲雄壯的號嘶，驚破寒夜的寂寥，在白天異常辛苦的高射砲，此刻也像感覺疲乏似卸裝睡去了。在機場的右角，還有幾隻鐵鷹停息着，張開翅膀，雄踞在地上，似乎在傲視一切，表示牠們有偉大的力量。大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就在牠們鋼鐵一般的翅膀上。

在雄糾糾的伙伴們之中，跑出了一個老黃，嘴裏哼着不入調的歌聲，是雷夢嗎？打着歌曲吧！他一面拍掌，一面跳躍，像是自己喝采似的。

『……，哈什麼！』我說：『今天月亮這樣好，也許敵機會來光顧吧！你還得預備打中一架敵機呢！』

老黃聽着我的話，斜着眼睛做一個鬼臉，又繼續哼他的小曲兒，在他非常得意的歌唱中，像寄記着無限甜蜜的回憶。這時候，曹同志從距此不遠的鄉村裏，忽忽忙忙趕到我們的跟前，重着聲音說：『快預備吧！司令官有命令，今夜十句鐘，要轟炸嵩縣和原平。』我興奮極了，仰望天空，月光已照澈了金山，在明朗的月色中，轟炸，敵人的陣地，我還是第一次嘗試呢！

一隊轟炸機，已經在機場怒吼了，機身上裝滿了輕量的炸彈，這些都是準備在今晚上回敬敵人的一點薄薄的禮物。螺旋槳照得和月光一樣明亮，發動機開動的聲音，衝破郊外的沉寂。我們快要起飛了，老黃又從屋子裏走出來，用着關顧的神氣說：『老兄你得爬高一點啊！過了太原以後的山峯，相當的高哩！』我爬進座欄，自己很細心地把各種儀器檢查了一次，試了試車，『怎麼爆發的聲音，和已往有些兩樣呢？』我自言自語。

『晚上的聲音，是比較大一些的，發動機決不會出毛病。』

一個粗臉黑漢的機械士，極有把握似的和我說。

月色皎潔，如同白晝一樣，幾顆疏散的星光，像出現在海面上的燈塔，被強烈月光映照著，已沒有先前的光亮了。這時候，天空沒有雲，也沒有風，我們飛機，在月光下昇起來，我的視線直射在儀器板上，高度表很快地移動，由五百米而一千米，由一千米，而一千五百米……不到十幾分鐘，太原在望了，滿城的燈光，如同滿天的星斗，指示着我們的去路，馬路上一排排的路燈，都很有紀律，在深夜雖然看不明白城廂的實況，然而這些燈光的照耀，已足夠把太原的輪廓顯示無遺了。抬頭看，一個大月亮，就準對着我們的頭頂，像高空申掛着一個大火球，低下頭來，滿城的燈光，就同踏在我的腳底，我的英女氣，我的熱極的情緒，都燃燒起來了，我是何等的興奮呵！不覺默默地這

樣想：『美麗的太原城——西北政治的中心，我們要盡力保衛牠。』

當我們 機越過太原時，我們把按置在機身上的紅綠燈開起來，同時又立刻關上了，這樣開關了多次，算是給太原城裏的同胞一點安慰，使他們知道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今晚飛向西北去，要給敵人以死命的打擊的。

過了太原，一座高山橫互在前面，我們更飛得高了，腳上的感覺已由冷而痛而麻木了，冷風如同針刺，從厚厚的皮外套穿進我身體上的每一粒細胞，動脈管的血液，也像結了冰似的，然而我的心內，却蘊藏着燃烈的燄火，知道再飛十幾分鐘，就是敵人的陣地了。我又找着一個獻身手的好機會，精神格外壯健起來，血脈更加動了，全不覺得寒冷了。我依舊看看當空的皓月，因為機身約摸已飛四千米那麼高在低層被月光掩蔽着的星光，此刻照得特別的明亮，我好像陷在羣星的包圍中，我很想再飛上去了，摘取一顆天星，獻給我陷落在故

鄉的爸爸媽媽，使他們知道，你們的孩子正飛向前去，要和敵人決一個勝負呢！奇怪！只見 脚步，也像走得特別的快，像跟蹤過來似的，此刻已正正的懸掛在我們 頭頂了。我對着她微笑，心裏這樣想：『啊！偉大的天空！』

我們回去 老曹，隱約地能見到他的飛機，在我 左前面，我常注意他跟着他，我和他集合起來，假使遭遇着敵人的飛機，我們就開始兇猛的夜鬥。

飛機 翱翔聲，鼓起前線將士們的勇氣，震驚了敵人的炮手，一會兒，敵人開炮了，一團團的火花從地面冒出來，發出紅光，特別是右邊山谷中的火光格外猛烈，地面上左邊右邊前面，山谷裏黑漆漆的村莊裏，都冒起火花，天空是皎潔的星月，地面是火花的閃爍，這偉大的夜戰開始了，啊！我是崇拜夜的戰爭的，夜的戰爭，多偉大！多悲壯！

右邊山谷間的火花更猛烈！我就轉轉，對了那邊飛過去，做了一個俯衝動

作，把炸彈一齊投下去，幾十個炸彈立刻爆發起來，起了強烈的一團火花，鎮壓了一切的動響，掩蓋了一切的火光，幾分鐘後，全是濃煙一團，黑漆一團。

我們調轉方向，找着原路回去，靜止的渭河繞着山腳流過去，月亮照着，絲絲的波紋，染着銀色的光輝；一切景象，像電影般移過去，待越過了高山，美麗的的太原，又在眼前了！牠！還是那麼光輝，那麼偉大，我們再把紅綠開關了十幾下，告訴這裏的民衆們！我們已經殺敵歸來了。

## 飛將軍孫桐崗脫險記

洪名

十月十二日那天，我們英勇的飛將軍，駕着六架飛機奉命出發轟炸塘沽敵人的根據地。可是祇有十架到達了目的地，我們，孫隊長桐崗所駕的飛機，因為中途半空中，飛機的推動器忽然脫落不能繼續飛行，所以只得對他，同伴舉手示意後，就降落了。當時一般人都以為孫隊長已作了壯烈的犧牲，不料孫隊長竟於十八日那一天安然歸來，這正是使人破涕為笑，喜出望外的一樁事。孫隊長雖然沒有駕着原機回來，却帶着一頭英勇的小犬和一段亦壯亦勇的故事歸來。

事實是這樣：當孫隊長的飛機脫落了推進器時，他和一位同機駕駛的投彈員本可以用降落傘跳下，但他想保全他的飛機，雖在最危險的關頭也不願犧牲

這國家可寶貴利器，於是向另外五架的同伴舉手表示一切無恙，囑他們繼續飛往目的地完成他們偉大的使命，不要顧慮他個人的安全，然後施展他美妙的駕駛術，用滑翔方法安全降落，這次雖然失去了推動器，可是這回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最順利降落。

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和同伴趕忙從身邊取出手鎗，因為準備萬一降落在敵人陣中，他們就和敵人拚個死活，直到槍中只剩最後一粒子彈，然後自殺，以作壯烈犧牲。飛機降下了，他們看見兩個農夫和幾個漁人，農夫同漁人們看見飛將軍自天而下，用着驚奇的目光望着他，們不能辨別飛機上的人是他們的英勇戰士還是他們的公敵——日本人，於是雙方便開始辯論。農夫起初不信中國人會穿着這樣奇怪的服裝，後來經隊長再三辯申，並且告訴了他的名字，果然這「孫桐崗」三字有了相當的效力，他們的腦海中，似乎已深印



了這三個字，曉得孫桐崗就是全國聞名的飛行家。

這時候孫隊長突然看見遠處來了穿着黃色制服的軍隊，起初感覺：很驚愕，後來才曉得他們是我們衛守海岸的將士，他們共有二百人由一隊長率領，他們因為陣地被敵人佔據，才不得已而撤退的。他們的領隊投降了敵人。但是他們不願作敵人的奴隸供敵人驅使，他們後面還跟着一頭犬，據說也不願跟着主人——他們的領隊——去投降日本，他們還都穿着夏季的制服，耐飢忍寒的等候機會，再來殺敵！

這羣忠勇將士，委實使孫隊長興奮萬分，他這次對我國將士忠勇抗戰又得到一個鐵證，這是如何值得愉快的啊：他和他們談話，知道他們沒有計劃，祇知不願投降日本。於是孫隊長慨然答應暫時統率他們，並允在回到山東後，替他們找工作，和給他們衣食。

這時候村子裏的人愈聚愈多了，都歡天喜地的歡迎孫隊長和這一羣鐵血男兒。「朋友們，你們好好的替我看管這一架飛機罷！」孫隊長以和藹的態度叮囑着這一羣村民，「如果敵人來時，趕快的燒掉牠，倘若敵人不來說話，待我有機會派人或親自來把牠拿回去，」孫隊長臨行時，這樣加上一句，他對着飛機表示戀戀不捨的樣子，因為那架飛機除了推動器外，仍是完好如初的，但他終於忍痛率領這一羣弟兄離開了那個村莊。

這時天空上已密佈了黑雲，大雨也傾盆似的倒下來，孫隊長等一行人衆在道途泥濘上行動異常的困難夜間敵人四十條軍艦上的探海燈，胡亂的向着岸上照射，他們連紙煙也不敢吸，日間他們又須躲避敵人的便衣隊，可是他們鼓着勇氣，冒着危險，不顧飢寒而滿懷的希望，在夜深黑暗中摸索着前進。幸好有那頭忠勇的小犬在前面作嚮導，足足步行了二十四小時，終於安然回到山東省

的邊界。

到達目的地後，孫隊長就立刻往謁當局，報告一切的經過，當局極爲嘉獎，並給那羣弟兄們換上冬季的制服。羊毛襪子和棉鞋，又把他們編入前綫的隊伍裏去。他們感激萬分，他們感謝的不是得到了暖衣飽食，而是從新獲得了殺敵的機會呵！

孫隊長這才匆匆的到火車站去，但他所坐的火車又遭到四架敵機的轟炸，當時有客車兩列，被轟毀，幸機車無恙仍向前駛行。

到达了某飛機場後，敵機又來投彈，似乎在歡迎孫隊長的樣子。「老實說，我們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了。」孫隊長興奮地回答記者的問話，「我已幾天沒有洗澡和休息了，恕我不能多談。」這樣說着他便欣然和記者握手道別，記者目送着這位英勇的飛將軍帶着那頭小犬慢慢的走了，心中對他的脫險感着無限



## 空軍英雄陳盛馨血戰記

士毅

陳中尉原籍是福建，現年廿五歲，是一個長身材，棕色皮膚的青年。他的兩手很大，正是一個典型的空中戰士。陳中尉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航空學校，即加入中國空軍。他隨時都準備痛擊敵人，僅僅偵察和轟炸工作對他太沉悶乏味了。

記者是在某處訪晤到陳中尉的。他穿着皮短衣，坐在裝飾得很好的會客室一角的一只靠椅上，娓娓地談他的光榮的戰績。『那天清早××飛機場接得準備出動的緊急命令。幾隻飛機停在飛機場上，技工匆忙地整理機械，裝載炸彈及機關槍。一羣青年熱誠的空軍戰士等待着命令，飛往××或××前線去。突然，聽到飛機的馬達聲。十五隻日本重轟炸機在天空上發現。這時正是六點

鐘，天空才有些魚肚白彩。我們的隊長卽下令升空迎擊。命令才下，他就立即飛上去迎日機了。

我是第二個人飛上去。當我升空時，我看見第三隻我國飛機也飛上來了。日本飛機已飛抵機場，開始呆木不靈地轟炸了。我立即追着一隻日機後面，開機槍掃射敵機。油箱，目送它拖着火焰跌到一座山後去。

我飛回來再迎擊其餘敵機時，發覺自己被七隻敵機所包圍了。我狡猾地逃開他們，一個迴旋飛到一隻敵轟炸機旁邊開槍攻擊。它在餘姚的上空燒毀墮下。那兩隻敵機，機師也被擊死。

我擊落的第二隻敵機實是第三隻了。另外一隻我機已先擊落一隻敵機了。在機場不遠就墮毀的。兩個機師急跳出用飛行傘降落。」

記者打斷他的話頭插進去說：「我們從日本人報告上得知日本空軍從不攜

帶降落傘以表示他們的作戰精神。」

陳中尉說：「真的，日本空軍都帶比我們好的降落傘。他們的海軍飛機除了降落傘還帶救命圈呢。他們已被我們俘獲了許多。你大概也看到報載英船在海上救起六個日本空軍戰士的。他們便都佩帶着救命圈。」

「而且，日本空軍正如他們的海陸軍一樣地隨身帶着千人針和護身符，他們以為可以藉此保全生命了。日本空軍在質的方面實在不好，不過在量的方面大概多些。」

他再繼續講他的空戰經過：「當我擊落第二架飛機時。我的子彈已用完。我立即飛過山去，因恐飛機場炸壞，所以不急於回去。」

「這時我見從××方面有我機急迫的機過來，稍一接觸，敵機即逸脫遁去。停在場上。我機稍受微傷，但十五架敵機被我們擊落十架，只有五架逃回

去。」

「我很慚愧，我只擊落了二架，許多我的同伴比我好得多。一個同伴已擊落過五架，其中四架是重轟炸機。另外一個遼寧籍同伴，擊落四架。而我所擊落的一架則是輕轟炸機，我真慚愧自己的成績比他們差得太遠呢。」

記者又問：「你會到××前線去作戰過嗎？」

「是的，在八月廿五日那天，我在××前方受了傷。不過，傷得並不厲害。一顆子彈打穿我的鞋子，在腳底受些微傷。現在我已復原，熱烈希望能立刻再回××前線去。」

八月廿五日那天，我轟炸機一隊去炸××前線的日軍陣地。每隻飛機裝×架機關槍及炸彈，以最高速度在日軍陣地上低飛。炸彈及機關槍彈似雨點樣的灑到日軍陣地上去。



日軍受到重大損失，即集中高射砲回擊。子彈也似雨樣的往空中飛。

完成了我們的計劃後，我機全部安然飛返。可是四個飛行員已不幸受傷了。

我的坐機受到兩次傷，我和我的機槍手都受到輕傷。一彈打穿我機的降落機關的機軸，可是這沒損壞到墮落的程度。一彈就打傷我的腳底，另一彈則打傷機槍手的膝蓋。我們的損失可以說不大，因為日軍化了太多的高射砲彈了。而當我們低飛在日軍戰壕上掃射時，他們是受到極大損失的。

回想到我初次迎擊日機時，那時我是毫不思索的。一看見日機飛來，就立刻躍進飛機升空去迎擊。我可斷定我一些也不怕。我不覺到我的心是跳得很厲害。

我們平時受到蔣委員長及蔣夫人的訓練，當然明瞭我們的職責，永不會臨

陣退縮。雖剩一兵一卒，亦當力戰至死。我們爲正義而戰，而日本是爲侵略而戰。勝利當然是我們的！

## 我們怎樣建立中國空軍（附錄一）

J. H. Jouett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五年間，我擔任中國中央政府陸軍航空顧問之職，同時管理三百五十個飛行員的訓練，這些人現在正在攔擊日本的轟炸機並與其護送口擊機格鬥。

聘請我到中國去幫助建立中國的空軍——包括創辦一所近代化的航空軍校——這件事是突如其來的。老實說，我接受這個位置的時候並不十分熱心，雖然後來我很欣幸有這個幫助中國的機會。在我服務於美國陸軍二十年之後，我已經辭去了職務，想安定下來過一過平民的生活。我已在一家煤油公司內獲得一個極好的有實權的位置，我的同事也和我很好，很合作。這好像正是我享受一個有興趣的平民職業和停止軍隊的流浪生活的機會。

中國需要一個近代化的空軍。並且需要西方國家的良好訓練的代表來開始她國防中這一部門的發展。駐在上海的（美國）商務部的商務參贊是一個老飛行家，並且是一個對於航空事業非常熱心的人。他和中國的要人十分接近，經了他一建議，一羣退伍的美國公民受雇於中國來完成這一工作。商務部中有關的人員對這發展很熱心對於組織和遣送我們這些航空教官都有極大的幫助。

當時中國的情勢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滿洲和一九三二年的『皇軍』進攻上海這兩件事，使中國政府相信她被迫而作生死決戰之時已經不遠。要建立一批有訓練的海軍人員需要好幾年；而船隻本身就需要成千成萬的金錢——而且還追不上日本。中國開始明白中國和外界的貿易必須依靠海洋，控制着航路的國家就控制着了貿易。日本以她的地理位置控制了這些航路，靠了擁有堪察加以南的島羣和台灣，她可以封鎖亞細亞的海岸。這威脅了中國紡

織廠，及其他工業的出產；而對着這種情勢，中國中央政府斷定一隊轟炸機，助以驅逐機，攻擊機偵察機和運輸機，可以在較小的代價之下發生有效的防禦力量。

在不到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內，我從紐奧蘭飛到華盛頓，將我的條件電致中央政府，隨後就得到他們接受的回覆。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檢查美國陸軍航空學校二百個畢業生（現在都在後備役）的成績。從這些人之中，我選出了十個飛行教官。（飛行教官，以H.T.羅蘭德爲首，機械師，以G.B.克拉克爲首，他們在最困難的環境下都做得十分好。）一個美國第一流的航空軍醫，五個機械師和我的秘書完全了我們這一行。護照很快地就辦好了。同着妻兒，我們來到了中國。

在途中。我們訂下了學校的課程，並購買最新的教本。自然，這些都是以我們

陸軍航空軍校的教程和原則爲藍本的。我們將從事軍事航空中所學到的每一件  
事都供獻於中國中央政府。因爲看上去美國是決無與中國開戰的可能性的。  
我們並沒有參加戰事致損害我們美國公民的地位，我們的工作純粹是顧問的性  
質。

因爲美國將「庚子賠款」都用作教育經費，中國大部份留美學生，現在中央政府  
握有權位的，都是親美的。同時，美國的航空設備是被認爲優於任何國家。這  
兩個因素使我們這些非官方的使節，沒有被一個歐洲獨裁者所派遣的「官方的」  
使節所壓倒。這位歐洲的使節有着他的外交和領事的人員做後盾，而我們則一  
離開美國就全靠自己了。

可是我們是慣於自立的，我們和這個學校一起向前邁進了。在用熟了美國的商  
用和軍用的飛機之後，中國在頭兩年中購買了二百架各種式樣的飛機。五所混

凝土的飛機庫及一所近代化的飛機工廠也是在華的美國公司所建的。但我們個人的興趣是在教練中國青年去駕駛飛行

當時，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有五十架飛機——英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和二百個左右飛行員，其中有許多曾在美國學習飛行；有許多至少飛行了五年。他們參預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戰事，並且轟炸過中國的盜匪，軍閥和叛軍。想起來，他們自然是知道如何飛行的。可是，在檢驗之後，發現了這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多人缺乏能力和敏捷；他們夠不上中央航空學校所定的標準。因此，需要將他們剔除。

自然，這些失望的飛行員都要「上天入地」地設法重新回到他們所選定的志向。可是我們預先想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必會發生利用政治勢力和其他方法的事，我們和蔣委員長成立一種私人的諒解就是已經「清除」的學員或飛行員決不

能用任何理由重行回到學校中來。委員長是忠於他的諾言的，如他所作的，對這個學校有關的，一切事情一樣。

要找到補充的人填補到規定的數目並不困難；事實上，我們雖然就只計劃以一百個練習生來開始，可是應募的人是如此之踴躍，第一班就招收了一百五十名。大部練習生還只是孩子，在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庭，朋友和父母，從中國各省跑來，他們知道一旦入了空軍以後，他們必須將他們的全部生命供獻給政府。在服務期間，他們可以結婚，但是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許！

作為政府的航空顧問準備建立戰略的飛行場地點，接濟的根據地等等計劃，和建議各戰鬥單位所在地、地點等都是我的責任。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般人都相信日本還有五年就要斷然以壓力使中國降服；換句話說，就是在一九



三七年的夏天。根據了W·密琪爾將軍的原則，我深信他的建立一個獨立空軍的理想，我將他的理論在中國找到了實行的機會。因此，一個空軍總司令部就建立起來了，所有戰鬥單位都在唯一的一個指揮之下，這恰恰在美國施行這個辦法的一整年以前，當時——和現在——蔣委員長是最高司令。蔣夫人為航空委員會祕書長；周致柔將軍為航空總隊長；毛邦初將軍為前敵司令。

中央航校課程，是四個月初級訓練，四個月基本訓練，四個月高級訓練；與美國相同。E·亞當博士，是我在美國仔細選出來的，教授中國的軍醫如何挑選那些具有良好的平衡感（Sense of equilibrium），良好的平均發展的肌肉，日力完全健全等等的練習生。亞當博士創立了航空醫校，並在各方面加強了這個學校制度的效率。

幾世紀來一向過慣地上生活的，這些中國的孩子們感覺到不容易——我們

也都這樣的——使自己習慣於航空的環境，因為這需要能對距離有準確的判斷和敏捷的決斷力。在空中，一個人須在高速速度，高空，及嚴寒劇風等條件下航行。所以，必須極其仔細地去挑選飛行員。軍事駕駛員須忍受的困苦是地面上的人所體驗不到的。

我們試着選擇那些具備軍官的質地的孩子們——即畢業於高等學校的，能夠吸收關於軍事航空；無線電，盲目飛行，氣象學等 教授。他們必須活潑精幹，富有進取心，同時能準確地完成他們的工作。不論是測繪地形圖或者是裝置一個 Colter Pin。因為訓練一個人學會飛行要化去中央政府一萬五千元，我們不能讓一個愚蠢的學生隨便燬掉一架二十萬元的全金屬轟炸機。

自八月間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以前的學生也許已經死了不少；但我祇知道兩個——梁鴻雲和陳山康（譯音）。中國自然還有其他許多航空員生存着來講他

們空戰的故事，被大家認為民族英雄。也許最傑出的一個要算我們學校中一位英勇的老同學——周廷芳（譯音）了。這位青年——他現在應該是二十五歲——照我回想起來，有着非常之好的平衡感，對於驅逐機飛行特別有興趣，超過了轟炸，攻擊，或偵察的飛行。在八月間，當一大隊日本轟炸機出現於他所駐紮的城市上空時，周找到他的機會了，他升到轟炸機上面很高的空中，飛出那些保護戰鬥機的視線之外，突然直落到他們的隊形之上，打下了六架。這幾架都是大型的兩引擎的轟炸機，每架中有六個人，祇是飛機本身每架就值十五萬元。而且，據中國官方的情報，機中還有一位將軍；他也和其餘的人一同被打死了。當時中國軍已懸賞捉到一個日本的將軍，賞洋二萬元，不論生死。周照理可以領到這一筆大款子。可是他將這筆錢悉數捐助政府購買軍火了。

現在，據中國駐美的官員稱，在戰事頭兩個月中各式的日本飛機被打下

的有一百多架；還有兩艘驅逐艦，一艘砲艦也被炸沉。

總之，中國的飛行員已經表現得非常好的。一九三二級的畢業生，現在幾乎沒有例外的都升任大小隊長了。其中有許多孩子，在畢業之後，被派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飛機工廠和航空學校以求深造。自那時起，洛陽和廣州的航校爲中美兩國的教官設立了。在訓練期間——現在是三年——練習生必須經過最嚴格的訓練。每年兩次，總有一萬人左右來投考，其中只收四百名。頭六個月是在洛陽受訓。在那裏及格的再派到杭州去受訓六個月。然後他們到南昌去研究。

每一個練習生在畢業時，成績上必須有二百個小時的飛行，這等於繞赤道環飛世界一週。平均在投考的人中約有百分之十四能通過筆試及體格考試，在這些人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能在航校畢業。實際上這個百分數和美國陸軍航空學

校的數字相同。而且，奇怪得很，在這個很少有機會乘座機器腳踏車和修理及駕駛汽車的國家中，他們的飛行成績和我們的陸軍飛行學生的成績極其近似。

自然，日本人的勇敢和愛國心是不成問題的。可是美國人看到日本軍人和其他領袖們利用這種特點來侵略他人，無不義憤填膺。日本唯一的信條，就是愛國。爲天皇而戰死的人，他們異常崇敬，視爲不朽。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是不受文官管制的；不像美國那樣。陸海軍的首腦祇對天皇負責。任何內閣的選舉必須能得這些軍官們的滿意。他們形成了一種軍事集團，只要他們一開始侵略——如一九三一年在滿洲和去夏在中國的事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就要攔在他們的手裏。大眾的情緒變得如醉如狂，和一九一七年美國民衆的情形一樣。當海陸軍從事於侵略亞洲大陸的時候，民族的尊榮迫使大眾完全做它的後盾，否則就要被認爲是叛國而受處罪了。

現在，日本希望實現她的征服亞洲的迷夢，或者，至少將中國置於「日本門羅主義」之下。她派遣了半數以上的空軍和三分之一的海軍去轟擊中國的城市並且實行封鎖了八百英里的海岸綫。她具有第一等的空軍攻擊力量。在最近幾個月中，她也許可以使一般平民發生恐怖，但是她並沒有能完成軍事上的目的。甚且在頭兩個月的戰鬥中喪失了一百多架飛機和駕駛員。這對於她們的驕傲是一種如何的打擊！

任何空軍的效率是有賴於個人的精神和其領導者的品行；飛行的技巧和使用機關槍的能力；飛機的質地；飛行場的設備和飛機的機件；國內的工業；訓練很好的補充駕駛員；和國內的機械工程師，發明者，及飛機設計家。

我們試看，日本的軍事精神是第一等的。他們改進了機械的技巧，並且他們射擊也非常準確。他們最大的缺點是在於缺少機械專家和飛行預備員。她們

的飛機從前都是由外國來的，現在，在美國人和其他製造者的設計下在日本國內製造了。我們知道在強大的空軍國家中他們的設計家最少；並且日本對於改進飛行的貢獻也極小。他們自己所製造的飛機，式樣都很陳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却是直接從外國買來。

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在航空方面費了六千萬元；她擁有二千多架軍用飛機。中國空軍的實力，從來沒有公佈過。她的飛機和引擎大部購自外國，不過在數字方面不很可靠。日本認為中國有一千架飛機；據我的猜測，各式各種的大約有七百五十架。但是沒有人確實曉得；因為飛機絕不會在白天陳列在那裏供人參觀——或者讓外國間諜去統計。

自從一九三五年我們的合同滿期離開了中國之後，中國主持空軍的當局加強了很多空軍實力並且增高了牠的攻擊力和機動性。爲了預防日本從東面和北

面的進犯，於是建立了一種防綫制度。大體上看來，散佈在東北的防綫好像扇子的形狀，集中在中國中部的一點上。爲了適應大隊飛機的需要，建造了許多前綫飛行場，在這之後是聯絡機場，再在這後面是根據地機場，這樣形成了基本防綫。

可是，這些飛機場的選定和構造祇是問題的一部份而已。更需要的是聯絡處所和材料貯藏所，可以貯藏彈藥，飛機零件，和修理的部分。這些貯藏所必須位於交通和運輸的幹綫上，但是仍須儘可能地不受空襲。只有軍事學極好的人才算出一個空軍所需適當補充材料的巨大數量。祇是汽油和炸彈，一隊飛機所需的噸數已經十分巨大了。這些問題，空軍却必定要碰到而且要將它們克服的。據我所知，在短短的三年中之中國做成了許多事，而中國空軍之所以有如此的表现，受助於這個接濟的制度的地方實在不小。



因為中國空軍在數量上佔劣勢，中國駕駛員不能與每一次日軍的空襲相拚。要這樣做是很笨的，因為中國損失一架飛機的影響要遠過於日軍的損失一架飛機。

這種在數量上較少的原因，迫使中國保全她的力量來作空襲軍事目標時之用，而不能從事於大規模的沒有什麼大意義的「混戰。」照一般軍事家的意見，一次決定的空中轟炸攻擊是不能阻攔的，尤其是如果被炸一面的空力較弱。

到今日為止，日本空中轟炸戰術好像有兩個目標。一個顯然是爲了威脅。另一個則是有着軍事價值的——阻止援軍和接濟到前綫上來。這後一個目標是聰明的，因為在現代戰爭中源源不斷的接濟只要短時間的中止，損失就很重大了。中國也明瞭這一點，他們正在努力保全空軍的實力，以便在目標良好，擲彈便利的時候，打擊日本的接濟。

中國是警醒了。歷史顯示了在過去六十年中，外國割去中國的領土達二百五十萬方哩。換句話說，她所失去的土地多於她現在所擁有的。她在商業上被人擄取。在絕望之中。她終於開始了戰鬥。我從三萬多里以外的地方望過去，衷心慶幸我們曾幫助了幾百個她最有希望的青年學習在與空中敵人戰鬥時，如何照顧他們自己。

(馬思譯)

## 日本空軍俘虜之言（附錄二）

梅生

服務於×××醫院的許君，述一日空軍俘虜之言，頗多足記者。事實是這樣的：在上月中旬的某一天，在留院病人登記冊中，忽然發現着一名「黑田行雄」的，下面註着「日空軍俘虜」，「年二十五歲許君見了「黑田行雄」這名字，很覺斷熟，但一時委實的記不起來。過了二天，忽然回想起來了，原來許渡日留學的時候，是住在東京郊外二十里的春田町中，黑田行雄家裏的。黑田行雄是屋主人的大兒子。屋主人，是一個可以溫飽的小地主。

那時黑田行雄，正在東京一個高等學校裏念書，每星期，總有一二次，來向許君作英文的精益，所以也相當的諳熟。許君回國之後，便把這些前塵往事，都忘却了。不意這一天忽然在無意中，發現了這怎一個舊相識，於是請得院

長醫師，及護士長的允許，在一個下午，以朋友的資格，前往探視一下。

推開着頭等病房，三十一號的門，在一張狹狹的小鐵牀上，靜靜地躺着一個十分結實的青年。身上蓋着一牀雪白的絨毯，牀前小桌上，供着一瓶康乃馨，瞧着是整潔而並不單調。當許君推開了門時，一位會說日語的護士，很有禮貌的道：「黑田君，有客來訪。」

接着，黑田便瞪大了二眼，直瞧着，把頭搖搖說：「請恕我無禮，我不認識。」於是許君忙自通着姓名，并說明着便是六年前，寄宿在他家裏過的中國留學生。黑田想了一想，似乎也記起來了，便忙坐起來招呼着，赫然呈顯在許君眼前的，便是黑田的短了二尺的右胳膊。

經了一陣的寒暄之後，許君便問他來華作戰之經過。黑田未曾說話時，先

長長地歎着一口氣，說道：「往事像烟一般的渺茫，夢一般的空虛，但是一切恬靜的生活，是給毀滅無餘了。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是魔鬼。」

在極度悲感的情緒之下，黑田便縷縷地敘述出其一切的經過。原來黑田在東北事件發生的翌年，自高等學校卒業之後，便開始其兵役之義務。那時日本擴充軍備的狂熱，一天高似一天，而尤以擴充空軍，更爲當務之急。於是黑田便投入了海軍部的飛行學校去攻習。經了四年的長時間的訓練，不特熟諳了駕駛術，同時，更諳習着空中戰鬥的技能，據說，竟是一位飛行界的有數人物之一。

四年期滿之後，便退爲後備的航空戰鬥士，於是休息了一個月，在東京找得了一家機器製造所的書記之職，而過着有秩序的生活，這是去年暑期中之事

。至本年一月，便和一位富商的女兒，榛子，結婚，而往大連去度着蜜月。生活甜蜜自然是難於形容的。

但是才只度着半年的甜蜜生活，「可惡的軍閥」，（這是黑田所說），又在蘆溝橋，引起着事變。接着，又在上海，引起着事變，在這二大事變爆發之時，東京雖然是十分衝動，但大家無不企着事態的縮小，而至於和平解決。黑田的徵召令，是於八月廿一日奉到。當時被徵召的一批，共有五十四人，但中間有十七人，拒絕入伍，於是分別輕重的被判徒刑，而其他不反抗的卅七人，便被分派往華北與上海。黑田，便是被派往上海的廿二人之一。

在那時，黑田雖也萬分的不願意，但因迫於軍令，無可如何，只得在慈母愛妻的揮淚惜別之中，但然就道。又因爲了在出發之前，已讀過軍事機關中的

若干宣傳小冊子，說的中國軍隊中的飛行士，全國不足廿人。所有飛機，無有在一九三四年以後，所訂購的。全國高射砲，不足十五尊。最高的射程，無有能達五百公尺的。普通射擊飛機。都是使用步槍的。只須五個星期：便可毀滅掉全國七十餘個大城市，而使中國屈膝。并以「滿洲事變」，及「淞滬事變」爲證。所以黑田在離日來滬時，倒還不覺得怎樣悲觀。

但是於八月二十九日，到達上海之後，才知中國的空軍，並不如日本軍閥所宣傳的那麼幼稚。高射砲的威力，相當的可驚。而最使人心悸的，是在上海開戰之後的二星期間，已有不少飛行員，陣亡，被俘。但是既已騎上了虎背，還有甚麼好說，自然只得咬着牙兒，幹一下的了。

自九月二日起，便每天被迫的駕着驅逐機，或轟炸機，往京滬，滬杭二線或上海市的上空去轟炸。每次出發，自二人以至四人同行。駕駛驅逐機時，

攜帶五十磅炸彈三枚或二枚，但並無必須轟炸限制。駕駛轟炸機時，每機須攜炸彈八枚至十二枚，每枚有重至二百公斤的。而每次出發，若不擲去其半數歸隊時，得受譴責。而低飛轟炸，又有被高射砲擊落之危險，所以便只得高飛時下擲，不顧出發時預定的目標。有時，若無投擲之機會，便不顧一切，隨處的擲掉幾個便算了。

在九月的下旬，黑田被遣往華南轟炸，凡出動五次。與中國空軍作戰二次，一次被擊傷機尾，險被擊落，幸肇事地點，較近航空母艦，得以安然飛返。九月下旬，又返滬作戰，計出動六次，其間，有一次，所駕之機，受高射砲傷，幸引擎無恙。旋復被調往連雲港，而終於在某一個下午，空襲××時，中途發生遭遇戰。因右臂受了機關槍彈傷，同機的某氏，已被擊死，而被迫降落，遂為華軍所俘獲。



被俘之後，在一個小城市裏凶醫院，略爲包紮之後，復輾轉送入這個醫院中。經醫師之診察，說毒已入血，非鋸去傷臂不可，於是此日本勇士，遂成爲殘廢者了。黑田述說到這裏，顯着有些兒傷感，但他對於我國優待俘虜，却表示着十分的感激。他說：「在未出發時，宣傳小冊，說的中國人，是好殺成性的野蠻民族。都市之外，獨行的外人，是常有被捕而被烹食的。原來這些都是誑話，中國人對待俘虜，是出乎人性的慈愛呢。」

接着，他又提到了他的家庭。原來他的父親，刻仍健全，黑田的妻子，孀子，據說是十分美麗而和順的，是東京女子高等學校畢業的。本來在某銀行中工作，結婚後，便辭去了工作，在家操作，十分勤儉。自黑田出發來華之後，每隔一星期，必有一封甜言蜜語。祝其早日凱旋，以圖團聚的信兒遞到的。自從被俘之後，便不曾得到過，而且也沒有機會去告知以不幸的所遇。

頓了一頓黑田悽然地說道：「榛子，或許已得到了我的戰死的惡耗了。或許，或許他會因刺激過甚，而躍海自殺！……」黑田說到這裏，聲音咽哽着，二個眼兒緊閉着。眼淚便不住的滴下了雪一般白的枕衣上。